

白野 著

TIAN CAI
BIAN JI

天才編輯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天

白野
◆ 著

① 下

才

编

辑

全
.....
2
.....
册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001 • 第十一章 因为她没有给我糖吃
- 025 • 第十二章 继承者们
- 048 • 第十三章 版权大战
- 065 • 第十四章 IP 全产业链
- 081 • 第十五章 愤怒的作者
- 093 • 第十六章 新的天神业已横空出世！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121 • 第十七章 作家大会
- 152 • 第十八章 作家经纪约
- 165 • 第十九章 故人
- 173 • 第二十章 邮差和讲故事的人
- 201 • 第二十一章 天网维权系统
- 217 • 第二十二章 父子战争
- 241 • 第二十三章 你梦着星辰大海，我梦着你



庄墨说完就挂了电话，烈火哥颇有些莫名其妙。他耸了耸肩膀，继续给洗灰大大改稿。

洗灰的手速太快了，前阵子有点儿卡文，现在据说已经克服了这个小小的纠结，因为在生活中找到了故事原型，于是乎恢复了一天一万字的供稿，烈火哥要给这位作者跪下了。

作为杂志编辑，他的作者一个月能催出一万字的短篇已经要去庙里烧高香了，洗灰这真的是神一般的手速。手速快意味着产量高，意味着出书勤，意味着有钱赚！烈火哥打算等他这本书完结后，好好给他规划一个属于他的系列出来。

而不远处的田恬正在气急败坏地骂着多维元素。他最近有三项工作——整理京字历年文本，开发个人志业务，还要给《尘烟笑》审大结局文本，跟打了鸡血一样忙到飞起。他还要手把手带多维元素写大纲。

现在玄原的作品归他审，他每次拿到玄原的文本，都会回头跟多维元素说：看看！人家大神写的，跟我给你改的大纲一模一样，你学着点！我教你，你要虚心知不知道？！

因为田恬的私人大纲教学根本不是打字能解决的事，玄原不得已让单总助理买了张电话卡，开通了编辑夺命 Call 专线。仅仅一个礼拜，玄原已经从“从来不写大纲的神仙”变成了“出了五版大纲还过不了”的苦命乙方。好不容易过了，他又突发奇想，要在剧情里加一场激烈的海战庆祝庆祝，田恬让他滚一边去。

两人对骂的空当，田恬看烈火哥终于得闲了，回头插了一嘴：“烈火哥，我这个礼拜要出差！”他厚着脸皮把“可达不是鸭”加了回来，好说歹说，说动了他把微博上的小故事集结出书，然而可达的态度暧昧不明，田恬决定亲自去T市见他一面，拿下这个合同。

电话那头的玄原不悦地皱起了眉头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刚才不是约定结伴滚一边去？

“我要去签个作者！”

“你还有别的作者？！”玄原又惊又怒。他都纡尊降贵地把《尘烟笑》系列拿来给他一个小编辑做，忍受了他每天让自己去滚，他竟然还敢三心二意？！

“工作日不行！你走了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！星期五下了班去，星期天晚上回来！”烈火哥头也不抬地举起了手中的笔，摇了摇。他有十多个版权推进到了报价阶段，还要做版权推广的PPT。

田恬两面开工，忙得不可开交：“我当然有别的作者……为什么要等到周末？！你知道他有多抢手吗？！晚一两天他就被人抢走了好吗？！”

“我不许你有别的作者，你必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留给我。”玄原郑重其事地宣告。开什么玩笑，他是超S级作者，他不允许和别的作者分享资源。

“你占有欲怎么那么强？！我只有你一个作者，我吃什么？！”田恬“呸”了他一声。

烈火哥竖起耳朵听到了他俩的对话：“既然他占有欲那么强，应该很好签吧。”

田恬：“根本不是这一个！”

玄原：“我说了你不能有别的作者，你这是在玩火。”

田恬：“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文的男主角吗？”说完狠狠地把他的电话挂了。

玄原：“……”

烈火哥：“……”

烈火哥忍不住劝他：“小田，你不能跟作者这么说话，现在的作者脾气都很大的。”

“没事儿。”田恬往椅子上一倒，指指手机，“他是小透明，哪儿来的大脾气？！我骂他，他也骂我，我们可好了。”

烈火哥表示你们开心就好：“这次你要去签的书是？”他从满桌子文件中找到了田恬的企划书。

田恬抱怨他怎么还没看，跑过来翻开文件，把作者介绍、文本内容、针对读者群、营销计划统统给他讲了一遍，最后加上庄墨的点评。烈火哥虽然对个人志这一块不甚了解，但既然庄墨说可以那就可以吧，勒令田恬干完手头上的活儿就去。

田恬第一次出差，兴奋得无以形容，紧赶慢赶把《新绘》历年的内容在星期四整理完，及时上交给庄墨，当晚坐上了去往T市的火车。他希望明天就可以搞定可达，那么他可以安安心心在T市享受一整个周末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田恬去可达所在的大学找他吃饭。可达还是个大男生，长得贼眉鼠眼，怪不得从不在社交软件上发他的照片，最多拍拍自己青筋暴起的手，引一波迷妹催他快找女朋友。他好像也不是很有钱，是个走在路上你都不会多看一眼的猥琐工科男。

田恬本来觉得对方是个有粉丝的大大，自己之前还得罪了他，颇有些惴惴不安。发现他是如此普通以后，就大大地松了口气。

与在互联网上的拿腔拿调不同，可达在生活中就是个普通男生。吃饭定了烧烤店，一人要了几瓶啤酒，边吃边聊。

田恬把现在的情况跟他说了下：“自从半个月前你那条小段子火了以后，这两天你的微博流量很大吧？”

可达点点头：“平均每条一百多万人的阅读量。”

“但是你的粉丝只有这么多，说明除了粉丝以外，其他人也在观望你，特别是一些营销号。营销号经常抱团转发，你最近的小段

子频频转起来，就跟营销号的推波助澜有关系。你得利用这一波赶紧出本书，不要浪费了流量。”

“可是你说给我的微博段子出书……这个都是网上免费有的，我很好奇，有人会买吗？”

“所以我让你攒一点儿，攒百分之二十的独家内容，或者番外呗。”

“百分之二十够吗？”

“原耽个志哪儿有百分之二十的番外？那还不是卖到飞起？”

可达苦笑了一声，喝了口酒：“我不是长篇，我只是一些段子。”

“这反倒是桩好事。”田恬给他分析，“你别担心，你是有粉丝的人，死忠粉会因为喜欢你这个人而支持你的一切周边，包括书，究竟是长篇还是段子都无所谓，反正你是他们的大大，你出什么他们都会买、买、买，买来不是看的，而是用来收藏的，独家内容是给予他们的福利。此外，你还是微博大V，除了你的粉丝外，其他微博游客也在看你的段子，你的知名度传到圈外了。普通人买书比较随机，看到这两天你的段子在微博出现的频率很高，大家都说好，那你出书了，他们也会跟风买一发。他们可能之前并没有看到过那些内容，但觉得你写得还不错，那么是不是独家都无所谓了。”

可达没有显得欢欣雀跃，他有点儿深沉地吃了两串里脊，开始询问一些出书的细节：“我写的这种性取向的段子，能过审吗？”

“你写得没有很明显，如果被打回来那就配合着改嘛，我们还是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。这个你可以相信我，我做了很多准备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把性别模糊化……”

可达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你这儿多久能审出来？”

田恬收敛了话头，反正怎么修改以后也能讨论：“一个月之内争取拿到书号！正常公司需要三个月，但我们有一个长期固定合作的出版社，关系挺好的，报批项目过得特别快！审完了我就直接开始动手做，我这个月也有码洋任务，嘿嘿。”

看可达一脸思量的模样，田恬冲他保证：“我虽然是新人，但你的书从选题到策划都是我跟进的，我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这是你的第一本书，也是我的第一本书，我一定会尽心竭力把它做好，你就放心吧！照目前来看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，就是书的内容，我们要好好琢磨一下。假如要成为一本畅销书，这本书的尺度，应该是在你的固有粉丝和大众都可以接受的范围……”

可达没有耐心听这些，他写文自己会把控：“你带合同了吗？”

田恬的话再次被打断，但他有些欣喜若狂，因为胜利就在眼前！他兴高采烈拿出打印好的合同给可达，又拿出了签字笔，然而可达看了看表，站了起来：“我下午还有课，得先回去了——合同你不急吧？”

“哦，我不急，不急，我这个周末都打算在这里玩！”田恬简短地回答道。

“好，那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”可达将合同塞进书包，留田恬一个人结账。

当天晚上，田恬依旧兴高采烈地去找可达吃饭，想跟可达谈谈他的写作方向，以后他更新段子，需要规避掉一些太过刻意的卖腐。然而可达没等他说完，就说合同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：“版税八个点，首印一万五千册，我有多少钱可以拿？”

田恬把计算方式算给他：“虽然版税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多，但卖书是一个长线的过程，我觉得你会一本爆火的，可以不断加印；印量大了，你拿的钱也多——加印版税加一个点。”

“那其他版权呢？”可达的眼神里充满着估量，“作者约呢？”

“其他版权也包含在合同之内，这本书签给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做代理，卖掉之后六四分成。作者约的话，你是想签京宇吗？那我可以帮你规划长期的写作计划！”田恬兴奋道，“你不能一辈子写段子啊，你得有拿得出手的大IP，你有什么感兴趣的题材？”

可达笑笑：“我就是问问而已——封面和内插你打算让谁做？”

“你有没有喜欢的画手和设计？我帮你去约啊！”

“多约一点全彩的，书里用不上，周边也能用。”可达搅着手里的勺子命令道。

“嗯……也行。”田恬犹豫了很久，咬牙答应。

“周边你打算做什么？”可达就像一个严格的考官，又抛出了新的问题。

“书签、海报、明信片？”

“太普通了，我想要特别一点儿的，跟别人都不一样的，比较吸引眼球。”

“我尽量。”

“那会有配套的宣传吗？书籍MAD，广播剧，Cosplay，或者Guest图之类。我看现在大大们出书，这些东西都很多，转发量也很大，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。”

“这个传统出版业倒是没有唉，不过可以试试！”田恬拿出笔记本，开始记录新的营销思路。

两个人从晚餐吃到夜宵，可达依旧是那副不动如山的模样，最后拍拍屁股就走，说还要仔细看看合同。田恬开始有点儿怀疑自己还没有真正打动他。

其实传统出版业和个人志、同人志市场有很大的区别，作者没有制作书籍的话语权，更管不到宣发和销售，因此可达提了很多对田恬来说很古怪的问题。

像他说的设计与插图，图书公司要核定每本书的成本和利润，会将制作费用掐得很紧，设计、插图、周边、宣传品不会花大价钱去做，所以市面上鲜少有实体书可以做得像个人志一样精致和声势浩大。但因为这是田恬的第一个项目，庄墨又给了他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，所以他特别大方地打算给可达砸钱。他相信其他人做不到他这样的真情实感。

不过公司的钱是公司的钱，自己的钱却是自己的。田恬回到酒店，打开钱包，里头已经空空如也了。

出差补贴一天才三百元，他今天请可达吃了两顿饭，花了一千元都不止。他第一个月工资都没领呢，还靠着庄墨给的那笔钱在苟活。想想半个月前领到四千二百七十七元的当晚，就高兴得去淘宝上欠了翻倍的蚂蚁花呗，他真想穿越回去掐死当时的自己。

田恬肉痛地把支付宝、微信、银行卡翻来覆去地算了几遍，确定自己现在真是穷得叮当响，不得已打开携程，在里头订了个小小的招待所。

周六一早，田恬拎着自己的大箱子从快捷酒店搬出来，顶着火辣辣的秋老虎吭哧吭哧走了两公里，找到了那家小招待所。它除了便宜以外一无是处：隔壁看电视的声音清晰可闻，烧水壶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进浴室想冲个凉，结果淋浴房小得连转个身都难，装洗发液的瓶子上还粘有一大块未知的恶心固体。

田恬洗完出来，浑身都是鸡皮疙瘩。

可达在饭点主动联系了他。田恬满血复活，挤地铁过去找他，然后肉痛地看他点菜。可达吃得满嘴油腻地放下碗筷说：“其实还有其他公司联系过我，回忆坊、魔钢……还有虎山。”

见田恬蹙眉，他继续往下说：“虎山开了十二个点的版税。”

田恬将信将疑：“他们不是做微博营销的吗？怎么卖书啊？”

可达不说话，就思量地看着他，田恬明白了他的意思：“好，我回去问问我们执行主编，不过十二个点，这点数太高了，我们一般新作者第一本书就是六个点的……”他觉得有点儿委屈，忍不住小声咕哝。他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烈火哥把点数提高到八个点的。但是他现在急着签下这本书，不敢让可达失望。

“他们还说想签我，到时候给我买粉条。”

田恬“扑哧”笑出了声：“什么？粉条？买粉条干吗？让你炖猪肉吗？”

“是微博的粉丝头条。”

田恬红着脸吐了吐舌头。

“他们跟微博的人比较熟，每个月三个免费粉条给我用，还答应让各个营销号抱团给我涨粉。”可达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观察着田恬的神色。

田恬理解了，可达想继续扩大自媒体的影响力，想问公司能给多少支持：“这个……我们没有做过这一块业务。一般作者也不会这样去做，因为粉丝很容易看出来你变成了一个网红营销号。虽然粉丝量会变大，但营销号的粉丝黏度不高，也不那么真情实感。网红和作者还是有区别的，很少能兼顾。按照我的经验，其实微博上有多少粉丝跟能卖出去多少本书，并不一定成正比。”田恬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，但看可达有点儿不耐烦，又讨好地问，“你的粉条现在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多元吧。”

田恬抖了三抖，那一个月就要三千多元，这些钱如果烈火哥不愿意报销，他就只能自己出了——然而，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千二百七十七元呀！

可达看他纠结得死去活来，不置可否地跳过了这个话题：“那你们这个是签的全版权还是单单纸质版权？”

“是全版权。”田恬趴在桌子上把附加条款翻出来给他看。

“全版权就只付纸质出版的版税吗？”可达的问题比昨天多了，也详细很多。现在他看起来像一个实体书作者了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们只帮你代理其他版权，如果卖出去了，我们跟你六四分成；卖不出去，这部分收入当然是没有的。”

“那你们以前卖出去过什么呢？”

田恬报了几部杂志后期连载时的轻小说扛鼎之作：“其他版权也全部都在谈了。”

可达只把这当作吹牛皮：“我记得你们的影视改编项目，制作

和收视都不是很好。”

“我觉得小段子没法卖影视版权，这个部分你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”田恬实话实说，“我没见过这样的网剧。”

“以前也没有人写这样的小段子，”可达充满了信心，“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”

“嗯嗯，希望有金主能看好这个项目，上门来谈。”田恬尽量顺毛撸。

“那你会帮我接广告吗？我缺钱。”

可达的直接超出了田恬的想象：“嗯……我会努力的！如果你后台有人找你，你都可以让他联系我，我出面帮你谈。不过频率不能太高，因为广告会消耗粉丝。”

“微博没有付费内容，我写的东西没有办法变现，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。打广告是刚需，我写文就是为了钱。”可达坦率道。

田恬勉强笑了笑：“那现在不是已经走出第一步了吗？你一定会马上有钱的！相信我，我们一起把你的第一本书做成畅销书！”

可达“嗯”了一声，放下了筷子，突然说他想K歌，田恬肉痛地结完账，默念着“先有付出后有收获”陪着他一块儿去。到了KTV，田恬才发现不只他俩，其他人好像是可达的同学，他都不太认识，快快地打算走。可达挽留了他很久，直到他付了钱才肯放他回去。

田恬回到招待所，想想还是不对，给可达发了洋洋洒洒千余字的告白书，诉说自己虽然非常稚嫩、但有干劲儿陪着他一起成长，他提的要求都会努力满足。可达回了个咧嘴笑的表情，但是星期天田恬约他，他一直没回，电话也打不通。田恬觉得他可能还在睡觉，手机开启了拦截功能，是他自己有点儿心急。他以为可达会跟他吃中饭，为了省钱没吃早饭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更关键的是，十二点一过他就要退房，不然一小时又是几十元。他心急如焚地等到中午，破罐子破摔地把行李都收拾好，退了房，然后又在大厅的沙发上呆坐了一个小时，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就去招待所旁边的小馆子里吃了

碗清汤寡水的兰州拉面。

可达并没有如他所想的在睡觉，他忙得很，隐身挂着QQ，和多家图书公司在接洽。

这两天，他拿到了各家的合同做比对，还问了很多写手朋友他们签约时的情况，综合考虑，迅速地了解了实体书市场和一些背后的潜规则，然后态度暧昧地与各方抬价，跟魔钢说京宇出价高，跟京宇说虎山给的资源好，以期引起竞争，拿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条款。

虽然田恬表现得很有诚意，但事实上，京宇并不在可达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因为京宇快要倒闭了，听说老总正在卖公司，而田恬一看就是个雏儿，满嘴都是理想、希望之类的词，一牵扯到实际利益就像个傻帽儿一样，不顶事儿。可达可没兴趣跟小编辑一起成长，他是个现实主义者，只想找最有实力的人合作。小编辑能帮他干什么呢？他是目前最火的上升期微博作者，没必要委屈自己的身段跟着田恬混。

不过可达觉得不用跟田恬明说，吊着他比较好，因此看到田恬的信息，他也没着急要回，因为他知道田恬今天下午五点的火车。到了下午三点，他才姗姗来迟地回了一句：今天有事，出书的事还要再仔细考虑考虑，毕竟他现在还没毕业，年纪还小，这么大的事要和家里人商量商量。

田恬这下才意识到这事儿好像是要黄。

他在拉面店老板频繁的白眼下厚着脸皮坐在空碗前：“等等！再等等！”护着自己的大箱子联系可达。他下午就要回B市了，如果现在不能拿到合同，这一趟就白来了，他的整个企划案都泡汤了。

田恬打不通电话，在QQ上要求跟可达再见一面，可达没有理睬。田恬知道这种时候不能认怂：他知道可达的学校、宿舍、手机号，在宿舍门前拦人也不至于拦不到。他赶紧把自己的火车票改签到晚上九点，然后拖着自己的大箱子冲向了地铁站。

田恬拖着个大箱子在地铁里站到脚疼，好不容易找到个位置，又上来了个老人家，他只好继续站着，就这么在又闷又挤的地铁里晃了一个多小时。等走出地铁口，他都快飞升了，结果一阵寒风吹来，老天竟然不长眼地下起了大暴雨。田恬暗自骂了一声，他没带伞！

这下他不能不向可达求救了：“大大，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的地铁站了，我没带伞，你出来接我一下。”

可达头都大了，这个人怎么跟个牛皮糖似的甩不掉，他不是五点钟的火车吗？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只能严词拒绝了他。

但是，他拒绝别人，也要找个对方无法反驳的借口。

可达不是鸭：“对不起，你不用来找我了。这次的书我不想签给京宇。”

一口咸：“为什么？！合同有哪里让你不满意吗？还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？你提的要求我尽量都会满足的。”

可达不是鸭：“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很好，但我觉得你的主编不够重视我。”

一口咸：“这跟我们主编有什么关系？”

可达不是鸭：“我现在在网上有多火，你们真的有意识到吗？”

可达不是鸭：“别的公司都是老总亲自来跟我谈，条件随便开，但是你们公司就……”

可达不是鸭：“所以对不起，我可以不介意价钱，但我很在意公司把我当成什么级别的作者对待。”

说完就下线了。

田恬目瞪口呆，他就像被无情女人玩弄了的纯情少男：他不断追逐，对方若即若离；他花费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对方好吃好喝还烧钱；他热情似火求爱，对方不拒绝、不表态，放长线钓大鱼；等他逼对方确立关系，对方就毫不留情地快刀斩乱麻：你是个好入，但你配不上我。

田恬很愤怒，他感觉自己被耍了。这和主编来不来有什么关

系？！烈火哥来了又怎样？还不是这么份合同？烈火哥能理解他的价值和潜力，给他约图、做封面、做广播剧、做MAD、找Guest吗？可拉倒吧，烈火哥连这些玩意儿是什么都不知道！他有什么不好？他职位虽然很低，但他有预算、懂圈子而且愿意为可达做好这本书，为什么非得那么势力？！他不是老总，可他会用心，难道这两天他的慷慨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？

他拎起行李箱，大动肝火地冲进大暴雨里。反正也就几百米的距离，跑一跑就到了。

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见到可达。

理智告诉他，网络聊天没有面对面的那种真实感，让人往往会说出一些残忍、没下限的话；见了面就不一样了，他会出于礼貌、愧疚的心理被自己说服。上次不就是这样吗？在QQ上吵得天翻地覆，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却出奇的平静，甚至于客气。

而激情告诉他：他想打可达一顿。

是激情推着他义无反顾地冲向雨幕。

雨天路窄，又正值返校期，一路上都是打着伞的行人。田恬没有伞，雨水顺着额发流进了眼睛里，只好手搭凉棚般往前冲，屡屡撞到行人，最严重的一次差点儿跟箱子一道撞翻在地。就这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通讯室，保安问他要找谁。

“我、我找‘可达不是鸭’。”田恬喘着粗气站在窄小的屋檐下。

保安的眼神仿佛在说这可不像个正经人。

“稍等，我联系一下他……”田恬一摸口袋，空的。

他又换另外一边，还是空的。

他蒙了。

他冲进通讯室，在保安嫌弃的眼神中脱掉了湿外套，里里外外摸了一遍，没有；又把牛仔裤前后口袋拍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

“等一下！”他想起刚才那一撞，连行李箱都顾不上了，冲出门去，然而灰蒙蒙的雨幕里，只飘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伞花。

他一点儿也不记得刚才撞他的人是谁，他没注意。

保安看他六神无主地走回来，忍不住要赶人了：“你把身份证拿出来，身份证。”

田恬往台阶上一坐，突然脸一皱，哭了起来。

他的身份证在钱包里，而钱包和手机一起放在外头的口袋里，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。

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很可怜。

他那么真诚地去对作者好，为了作者放弃周末，坐了两三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陌生的城市，请他吃饭，请他K歌——他自己平时吃得都没那么好，然而作者并没有任何为他考虑的地方。

他图什么呢？他真的能从可达的一本书里拿一大笔提成、从此大富大贵吗？没有啊，根本没有啊，他只是希望能帮作者做出一本畅销书！

然而对方甚至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。

他那么掏心掏肺，得到了什么呢？

可达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名，也没有要打着伞来学校门口接他的意思。

现在他一无所有了。

田恬又想起上班第一天庄墨对他讲的那一席话，他现在懂了，也伤透了心。

庄墨快要上飞机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里的田恬万念俱灰。听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庄墨让他站在原地别动，然后联系了叶瞬，让他去安顿一下田恬——叶瞬跳槽去了T市，之前有知会过他。

叶瞬到达门卫室的时候，田恬特别惨地缩在角落里，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，紧紧挨着自己的行李箱，生怕什么人把他的换洗衣服都给抢走。

那一刻，叶瞬仿佛看到了自家活泼可爱又爱汪汪叫的博美流浪